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二

目錄

馬孟起步戰五將
張永年返難楊修
龐統獻策取西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曹操大宴銅雀臺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黄忠。魏延。三人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黄蓋韓當急救下船。喪折水軍數多。遥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箭瘡膿水未乾。因此怒發。金瘡迸裂。衆將救活。開

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荆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去報吴侯。吴侯不勝大怒。要拜程普爲都督。傾國起兵。去取荆州。周瑜又發書到。教主君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令曹操欲報赤壁鏖兵之恨。但恐孫劉同心。因此未敢興兵。令主公爲一時之氣。若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家國危矣。權曰。如之奈何。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

必使人勾結劉備矣。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是投操。江南何日得安也。可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荊州牧。使曹操知之。則怯懼。不敢加兵於東南。亦能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矣。卻暗使一心腹人。以間諜之計。使曹劉如常不睦。方可圖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誰可為使。雍曰有一人。乃曹操平生信愛者。見在此處可當遣之。權曰。何人也。雍曰。前任豫章太守。平原高唐人也。姓華。名歆。字子魚。權大喜。即時

寫表。令華歆赴許都。密囑以間諜之計。歆領
命起程。逕到許都。聞知曹操會羣臣於鄴郡。
慶賀銅雀臺。歆親往見。却說曹操自離荆州。
心中嘗欲雪赤壁之恨。爲軍兵未曾嚴整。又
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
春。造銅雀臺成。操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
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之臺。左名玉
龍之臺。右名金鳳之臺。三臺森聳。可高十丈。
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是日操

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朱履凭高而坐。文武侍立于臺下。操先觀武官。比試弓箭。便命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掛在垂楊枝上。下設一箭朶。離百步為界。武官分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外枝將士皆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如有射中紅心者。鳴金擊鼓以應之。遂將紅錦戰袍以賞之。如射不中者。罰水一盃。能射者射之。不能射者。聽令押陣。連鬧三聲。聲

猶未絕。紅袍隊中一人。拈弓驟馬而出。衆皆視之。此少年將軍。乃曹操外房之姪。姓曹。名休。字文烈。見充虎豹騎衛。衆見曹休弓馬精熟。無不稱賀。曹休飛馬。往來奔馳三遭。扣上箭。拽滿弓。弦響箭落。正中紅心。金鼓齊鳴。操在臺上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左右欲取錦袍與曹休。綠袍隊中一騎而出。曰。丞相錦袍也。合讓俺外人先爭。汝宗族中不宜攙越衆視之。乃漢上將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

業射法。騁拈弓縱馬。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
鳴。騁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
將飛馬而出。曰。小將軍先射。汝何奪之。看我
與汝兩個解箭。拽滿雕弓。一箭也中紅心。衆
皆喝采。視之。乃曹丞相從弟曹洪也。却欲取
袍。只見綠袍中又一將而出。曰。你三人射中
紅心。豈足為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大將張
郃也。郃飛馬番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
箭齊齊的攢在紅心之裏。郃曰。吾番身背射。

合取錦袍。言未畢。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曰。汝番身背射。何是爲道。看吾奪射紅心耶。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到界口。紐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淵兜住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奪錦袍麼。衆皆喝采。又只見綠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留下錦袍還我。視之。乃大將徐晃也。晃曰。汝奪紅心。何是道哉。看吾單取錦袍。拈弓搭箭。一箭遙望柳條射之。射斷柳條。錦袍墜下。徐晃飛取

錦袍。披於身上。往來馳驟一遭。望臺上聲喏曰。謝丞相之袍。衆皆大驚。却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一將。躍馬而出。大叫曰。你將錦袍那去。早叅留下與我。衆皆視之。乃譙國譙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飛馬便來奪袍。兩馬相近。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接住弓𢏚。徐晃一扯。扯離鞍鞽。晃急棄了弓時。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一處厮打。操急使人解開時。那領錦袍。巳扯粉碎。操曰。二人都上臺來。晃

睁眉怒目。切齒咬牙。皆有相持之意。操笑曰。孤特視汝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乎。便教諸多將士。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盡皆依位而坐。樂音競奏。水陸畢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酧交錯。操大喜。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汝文官。乃飽學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文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互相奬讓。有一人進曰。小臣不才。愿獻銅雀臺詩章。可乎。操大喜。

乃諫議大夫叅司空軍事。東海鄭人也。姓王。名朗。字景興。朗拂箋援筆。立書七言詩以進之。詩曰

銅雀臺高壯帝畿。水明山秀競光輝。三千劒佩趨黄道。百萬貔貅現紫微。風動繡簾金鳳舞。雲生碧瓦玉龍飛。君臣慶會休辭醉。携得天香滿袖歸

操觀畢大喜。取玉爵賜酒。就以玉爵賞之。朗拜謝訖。座上一人進曰。老臣亦有俚語。敢進

於上手。操曰。願聞佳章。其人官封東武亭侯。侍中尚書左僕射。潁川長社人也。姓鍾。名繇。字元常。善寫隸書。萬古為法。繇援筆立寫七言八句詩以進之。詩曰

銅雀臺高接上天。凝眸覽徧舊山川。欄干屈曲留明月。窻戶玲瓏壓紫烟。漢祖歌風空擊筑。楚王戲馬謾加鞭。主人盛德齊堯舜。願樂昇平萬萬年

操覽畢。笑曰。二公佳作。過於太甚矣。意思知道二人

以帝王尊之言太過矣操遂賞鍾繇。而對衆文武曰。孤本庸愚。始舉孝廉。聊立微名於世耳。後值天下大亂。故以病田鄉里。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夏秋讀書。春冬射獵。為二十年之計。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不能如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使不辱於祖宗。此平生願足矣。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因黄巾之亂。勦降萬餘。又

討擊袁術。擒其四將。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有一等人。見孤強盛。任重權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位之心。此言大亂之道也。齊桓公晉文公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孔子云。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為至德也已矣。夫能以大事小。此言耿耿在

心。又讀樂毅傳。毅昔日歸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燕王。猶事大王。寧死不爲非義之事。孤又觀蒙恬傳。昔日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德於秦。三世矣。今臣手下精兵三十萬。年能背叛。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君之恩也。孤讀此二人之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安有篡逆之心哉。此言皆肝膈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

滕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害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汝諸文武。必不知孤心也。衆皆起拜曰。雖周公伊君。不及丞相耳。尹氏有詩一首。單道王莽姦邪處。後人讀此詩有感。因而可以擬曹操也。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

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

孤欲作銅雀臺賦耳。挮箋寫云。吾獨步高臺。

俯觀萬里之山河。此兩句有旁若無人之意後史官貶曹

操建銅雀臺。有古風一篇云

鄴中山青水如練。老瞞雄據作宫殿。窮奢

極多興羣怨。詐力欺天天肯眷。東風只與

周郎便。雲散烟飛事都變。銅雀臺高春日

轉。二橋空鎖芙蓉面。不似朝陽貯飛燕。英

雄一去不復見。古瓦與人磨作硯

曹操剛纔落筆。止寫了兩句。忽有人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令孫權以妹嫁之。漢上九郡。太半已屬劉備矣。操聞之。手脚慌張。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也。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也。令權故令華歆。入國為使。乃安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曰。如之奈何。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

丞相於中一擊而可得也。操問其計若何

諸葛亮三氣周瑜

曹操聞之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也。丞相就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讐敵矣。乘此相併。却作良圖。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當日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封爲大理寺少卿。程昱曰。丞相在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

了荊州。何以驚耶。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如困龍而入大海。孤安得不動心哉。即日頒詔。加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江夏太守。命使赴程。文武盡酥。遣散。操回許都。使命逕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其職。瑜自領南郡。更思向日之讐。如何不報。遂上疏與吳侯。令魯肅去取荊州。孫權喚肅曰。當初汝保荊州來。今日劉備又是我妹夫。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

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川。到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取之。遂辞下船。投荆州而來。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荆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有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荆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是令俺自相吞併之意也。他使兩處興兵。於中使來取事。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又要

尋荊州之計。玄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放聲大哭。將自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遠接魯肅。來到堂上。謙讓坐次。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即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曰。如何太謙。只念舊交。讓肅坐於側。茶罷。肅開言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為荊州一事而來。自借許多時了。未蒙見還。今日既然結了親眷。合宜交付。最好。玄德聞知。掩面大哭。肅大驚曰。

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屛風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荆州時。許下取得西川時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兄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萬人唾罵。若要不取。還了荆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舅舅面上不好看。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只得慟哭。孔明說罷。𢖍動玄德衷情。

真箇搥胷頓足。放聲而哭。魯肅起身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尊親。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娉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誠為之。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哀痛至甚。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盡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

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計。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既然吳侯結為親眷。便是一家。若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軍發馬去取。取得西川時。以為嫁貲。却把荊州交還東吳。此計如何。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咲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

我真箇去取西川與他。非也。只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荆州。劉備必然勞軍。就問他索要錢糧。兵到城下。一鼓平收。雪吾之恨。解是下之禍。魯肅拜辭。再往荆州来。玄德忙與孔明商議。孔明曰。必是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計又来。但說的話。主人只看我點頭。滿口應承。計會已畢。接魯肅入。肅曰。某回見吳侯。把皇叔言語。盡情禀了。吳侯甚是稱

讚皇叔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救馬。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想念愛親之故。以此爲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付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非親不解其禍。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是子敬之贈。一言稱謝難盡。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遠犒勞。魯肅暗喜。自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

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來取荊州也。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便就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便收拾窩弩。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喚趙雲聽了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擺布。玄德大喜。自作准備。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准備出城勞軍。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吾計。便教魯肅許

禀吳侯。差人交割城子。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結了白痂。濃水無出。身軀無事。調遣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爲第二。淩統呂蒙爲後隊。水陸進兵五萬。望荆州而来。周瑜自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水軍二萬五千人。迤邐進發。前軍至夏口。周瑜問前面有遠接之人否。人報皇叔使糜竺来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竺曰。主公皆准備下應付錢糧。陸續起運。瑜曰。皇叔何在。

竺曰。荆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家事。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不見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在那軍中。趲上船隻。離荆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周瑜教船傍岸。瑜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般軍官。皆上馬隨行。虎賁千餘人。遙望荆州來。到城

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前軍叫門城上守門將軍問曰。是誰。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忽一聲梆子響。白旗倒處。兩面紅旗便起。城上軍一齊都竪起鎗刀。敵樓上趙子龍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為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何相罔耶。子龍答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乃漢朝皇叔。安忍背義而取川乎。若汝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

天下也。瑜聞之。勒馬便回。一人打令字旗。於馬前報曰。左右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来。張飛從秭（音子）歸殺来。黃忠從公安小路殺来。魏延從孱（音川）陵小路殺来。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大哭周瑜

却説周瑜。怒氣充滿肺腑。墜於地上。左右急

救歸船甦醒。忽有人傳報。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恨而言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宗弟孫瑜到。瑜字仲異。乃孫權叔父孫靜之子。周瑜接入。盡言其事。孫瑜荅曰。吾奉兄命。助都督一臂之力。遂令催前軍行。兵至巴丘。地名人報上流有軍。截住水路。乃劉封關平也。周瑜大怒。忽又人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以為必不可也。益州民強士險。劉璋暗弱。足可以自守。今欲舉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於赤壁。無復興遠伐之志矣。今操三分天下有其二。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

安肯坐守中原。而老王師乎。今孫將軍。興兵遠征。非長計也。倘操兵一至。江南虀粉矣。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何天命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事。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大嘆曰。既生瑜而何生亮。連叫數聲而已。壽三十六歲。時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後史官有廟讚曰

慷慨知音律。風流有紀綱。氣能吞漢國。力欲展吳邦。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三分誇俊傑。四海識周郎

後宋賢吊周瑜詩曰

赤壁遺踪蹟。青春有政聲。胸謀如管仲。風味似陳平。曾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天命盡。誰不痛傷情

又范石湖先生吊周瑜詩曰

年少曾將社稷扶。三分獨數一周瑜。世間

豪傑英雄士。江左風流美丈夫。功蹟巍巍齊北斗。聲名烈烈震東吳。青春年紀歸黄壤。題起教人轉嘆吁

又武成廟史臣讃曰

美哉公瑾。間世而生。於吳定霸。與魏爭衡。烏林破敵。赤壁陳兵。所以玄德。謂瑜世英

將傳詩曰

赤壁功成一戰勞。威名實可振劉曹。蛟龍不是池中物。三復周郎還慮高

又詠史詩曰

師行赤壁拒曹公。戰艦無非用火攻。圖備置吳功蓋世。小橋風月屬詩翁

林邁赤壁懷古詩曰

武昌夏口吊周郎。兩岸春風起綠楊。上竟霸圖何日在。追思塵跡事難忘。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遠夕陽。千古吟翁衰瘦馬。詩成吟咏轉凄凉

周瑜停塟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齎

上飛報吳侯孫權。權聽得瑜死。哭絕於地。魯肅等救醒。拆書視之。方知是薦魯肅代瑜領兵之事。書曰

瑜伏睹泣血頓首百拜。致書於主君明公麾下。切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先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事在掌握。至以不謹。忽有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益。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

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
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
而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
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
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言有可采。瑜
死不朽矣。臨楮不勝痛切之至。建安十五
年。冬十二月朔日上書
孫權覽畢。大慟而歎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
乃忽短命。孤何賴哉。言畢文哭曰。既公瑾臨

危而獨保魯肅。孤何不從也。隨即便遣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便教發靈柩回。孤當自接於半路。却說孔明。未知瑜喪於巴丘。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却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矣。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以弔喪為由。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懼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

不懼。何愁下者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來與周瑜吊喪。於路探聽人報。孫權已令魯肅領兵。權扶柩回柴桑做好事。孔明逕至柴桑。人報魯肅。劉皇叔遣孔明來。與周都督吊喪。肅乃接入相見。禮畢。周瑜部將。皆欲殺之。因見子龍帶劒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上。而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脩短故天。人非不傷。

我君寔愛。酹（音類）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尚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際會風雲。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虜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橋。漢相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槩。主不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府皆納舌。事主終濟。弔君弘才。文武籌略。迹迹小子。心寒膽落。昭君凜凜。公獨諤諤。（音惡張昭欲降曹獨周瑜不肯耳）

火攻破敵。挽强爲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
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
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
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
主已哀泣。友皆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
助吳拒操。輔漢安劉。掎角之援。首尾相儔。
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
朴守其真。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
從此天下。再無知音。嗚呼痛哉。尚享

孔明祭畢。伏地而哭。淚如涌泉。哀慟不已。三軍衆將。皆自言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觀此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傷感。自思曰。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因此再三敬勸孔明。後人有詩歎曰

龍卧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以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一幅祭文追往事。三盃酹酒訴交情。從前霸業歸先主。猶有吞吳志不平

孔明辭魯肅等回。却欲下船。一人道袍竹冠。皁絲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來弔孝。此是明欺東吳皆土木偶人耳。掣所佩劒。要殺孔明。未知性命如何

耒陽張飛薦鳳雛（耒音累）

背後魯肅赶到。忽叫不可而止之。此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也。肅曰。孔明以禮至此。不可害之。龐統擲劍而喜笑曰。吾亦戲之耳。遂相歡樂。魯肅自回。統獨送

孔明至船中。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
統曰。吾料吳侯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
意者。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
不負平生之所學也。統允其言而別。孔明自
回荊州。却說魯肅將送靈柩至蕪湖。孫權接
着。哭祭於前。權與掛孝哀慟。周瑜有兩男。一
女。長男循。次男胤。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胤初拜興業都督
女妻以宗室之女後以瑜之女却配與太子孫登此是孫權極念瑜之恩也葬於本
鄉。吳侯回郡。與衆將說起周瑜。無不下淚。權

曰周郎身死是吾股肱㢘矣安能復興大事乎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之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畧不減於管樂樞機可配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孫權聞知大喜遂問賢士名姓肅曰斯人襄陽世家姓龎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名久矣見在何地肅曰見在府下權即時使人請入統

與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權便不喜。乃問統曰。汝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絕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大怒。乃對統曰。汝且退。待有用汝之時。却來喚汝。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必

想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非此人
之功也。吾誓不用之。後宋賢看詩嘆曰
君臣道合是前緣。不遇教人意慘然。堪嘆
鳳雛何命薄。功名未遂喪西川
魯肅出與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爭奈吳侯
不能用人也。公且耐心。統長歎低頭不語。肅
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荅。肅曰。公抱
匡濟之才。何愁功名乎。留此但恐屈沉。公實
對肅言之。統曰。吾欲投曹公去也。肅曰。明珠

投暗耳。可自往荆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作書以薦之。公如此。必令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幸也。統曰。此平生之定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荆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轉報。江南一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聞之久矣。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不悦。乃問統曰。足下遠來。欲何爲也。統不拏出魯肅孔明書投呈。乃荅曰。

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閑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今屬衡州)缺一縣宰。公且任之。如後有缺。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遂勉强相辭而去。統到此縣。不理政事。終日嗜酒為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每有人來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盡廢。玄德大怒曰。豎儒焉敢乱吾法度耶。遂喚張飛。分付帶左右去。荆南諸郡。巡視一

遭。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廓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寮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卧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龎士元乃高明之人。且未可輕忽。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

令耒見。龐統衣冠不整。扶醉而來。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物。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也。統佯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並不理詞訟。安得不廢政事也。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看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公務。一時剖斷。吏皆紛然把卷上廳。將訴詞被論人等。環跪堦下。統執筆僉押。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

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了畢。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難斷之事。在乎曹操。孫權耳。吾視此輩。若掌上觀文。量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遂下席而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安知。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所薦之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吾恐未盡信耳。飛與孫乾曰。非汝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細細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吾一時之失也。飛將魯肅

薦書取出。轉呈玄德。玄德甚喜。遂折封視之。其書曰

龎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於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亦終於他人之所用。實可惜哉。惟

皇叔察之

玄德看畢。尚在懊悔之中。忽報孔明田至。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龎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大殿縣事。正欲問罪。

孔明笑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亮嘗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卻得子敬書。如此如此。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多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又令益德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玄德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可宜重用。玄德纔悟曰。昔日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

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畧。教練軍士。聽候征伐。時建安十六年。夏五月也。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集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問計於衆謀士。荀攸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涼州取馬騰。就領兵南征。可得諸侯之心也。操然之。遂差人往西涼州宣馬騰。騰字壽成。漢伏波將

軍馬援之後。桓帝時其父名肅字子碩。爲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因流落隴西。與羌人襍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餘。面鼻雄異。秉性温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胡多叛。州郡招募民兵討之。騰統軍有功。初平中年。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弟兄。當年奉詔。乃帶次子馬休。馬鐵。兄子馬岱。并全家老小。皆赴許昌。留長子馬超守邊。於路到京。先來見曹操。次日乃面君。操封馬騰

爲偏將軍。馬休爲奉車都尉。馬鐵馬岱皆爲騎都尉。就領關西軍馬。剋日出征。收復劉備。騰謝恩畢。未及起行。一日獻帝宣馬騰入內。登麒麟閣。共論舊日功臣。宣騰近前。屏退左右。帝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伏波將軍。名列青史。深荷聖朝之大恩。豈不知之。帝曰。汝能效汝祖。力扶漢室以誅逆賊乎。騰曰。臣已領聖旨。去討反賊劉備也。帝曰。劉備乃漢室宗親。非反賊也。反賊者曹操也。早晚必篡

朕位矣。所降詔旨皆非朕意。卿思先祖。何不與朕圖之。騰含淚奏曰。臣皆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事洩。非無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曹操。度日如年。今操付以兵權。可就而謀之。勿復泄漏。騰曰。臣願以全家報陛下。帝大喜。騰欣然領命而出。遂與三子商議皆有報國之心。忽值曹操催督起軍。又遣門下侍郎黃奎為行軍參謀。請黃奎議行兵之事。置酒痛飲。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

於李傕郭汜之難。是吾心切齒之讐。擒誅及
國之賊。今不想又被及賊所使。實不忍也。騰
曰。宗文奎表字也以誰爲及賊耶。以誰爲正人也。
奎曰。欺君罔上。以正爲邪。乃操賊也。騰恐是
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乱言。
奎叱之曰。汝祖乃漢代名將。今汝從賊而欲
害皇叔。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耶。騰良久而
言曰。宗文真心耶。否耶。奎嚙指流血爲誓。騰
遂以心腹告之。奎曰。吾死得其所矣。二人商

議。撒關西兵到。請曹操點視。就點軍處殺之。約誓已定。黃奎回家。恨氣不收。似欲平吞曹操者。其妻再三問之。皆不肯言。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百般無計。其妾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皇叔仁德。曹操姦雄。何耶。却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室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自知禮。何況我乎。吾所恨

者。欲殺曹操也。妻遂密告於苗澤。却說。関西兵至許田。地名馬騰黃奎。請操點軍。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拏下馬騰。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爲將。汝反欲殺吾耶。二人抵語。操喚苗澤一證。黃奎無言可荅。馬騰大罵曰。腐儒悞我大事矣。兩番欲殺國賊。不幸泄漏。此蒼天欲與姦賊而滅炎漢也。操下令。將馬騰黃奎幷兩家良賤。共三百餘口。斬于市曹。馬騰二子。對面受刑。関西軍大叫衆我。操喝散。只走了姪

見馬岱。澤告操。不願加賞。只願留李春香賜之。操笑曰。為一婦人。害了你姐夫。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亦皆斬之。忽人報來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圖之。言未畢。堦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必自死矣。江南西川。亦歸丞相。操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潁川許昌人也陳寔之孫陳紀之子名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目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時丞相可命上將親提大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求救於劉備劉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孫權矣其孫權力乏兵衰勢敗江東之地先為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談笑連荊州一鼓而可平收矣若得荊州則劉備進退無門

西川亦屬丞相也。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淝張遼准備粮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吳侯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進曰。昔魯子敬與玄德有恩。其言必從。更兼是吳中佳壻。可差人往子敬處。教急發書過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則江南之患可解矣。孫權即差人往子敬處。令求救於玄德。魯肅遂修書遣人到荊州。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

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動江南兵。也不動荆州士。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些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退。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凉之兵也。近操賊戮滅馬騰全家。其子馬超。見統西凉之兵。必恨操矣。主公可作一書。結構馬超。超必

興兵入關操豈有下江南之閑暇乎。玄德大喜。即時令孔明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凉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凉州。夜感一夢。夢見身卧雪地。羣虎來咬。驚覺心疑。次早聚各寨將佐都到。超管下八寨。有八員頭目。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這八部軍馬。共二十萬。超自有六萬餘。當日會集衆將。超言夢中之事。衆未及言。忽帳下一人。立於當面。其人生得面圓睛突。身長八尺餘。

晃為八部首將。乃超帳前心腹校尉。南安狟道人也。姓龎。名悳。字令明。對超言曰。雪地遇虎不祥之兆也。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忽一人至前。哭拜於地曰。叔父并弟死矣。超視之。乃伯弟馬岱也。超驚問為何。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力殺操。不幸事洩。兩家皆斬於市曹。惟岱跳牆走脫。扮作丐（音蓋）者出城。受千生萬死而來。超哭倒於地。衆將寬解。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超止淚。拆封視之。

書曰

備頓首再拜。征西大將軍麾下。伏念漢室不幸。而遭遇操賊專權。黎庶凋殘。致使姦臣秉政。欺君罔上。結黨成羣。天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也。今尊翁忠義聞於四海。今被操之所害。此本不共天地同日月之讐也。爲子之道。安忍坐視。君能率西涼之兵。以敵操之勢。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遏操之威。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仇辱可報。漢室

可興。誠能如是。幸莫大焉。書不盡言。立待回報。建安十六年。七月上旬日書

馬超看畢。即時泣淚回書。使回荊州。超隨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超往見之。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昌。即封汝為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遂扶起而言曰。吾與汝父結為弟兄。安忍害汝。故請汝來觀書。汝若

興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遂將操使者推出斬之。盡起大軍。望潼關奔殺而來。長安郡守鍾繇。音由一面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繇引軍二萬。離長安京兆府。布陣于野。西凉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荅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赶来。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踏平村野。圍住長安。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廓堅固。

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得長安。龐德進計於馬超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饑荒。不如且收軍退。如此如此。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當晚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而退。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於西門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從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衆皆畏懼西涼兵又來。

多取柴水入城。往来紛紛。不計其數。初時也自計較。後三日心安。大開城門。放人出入。第五日。人報馬超引八部兵又到。軍民奔競入城。鍾繇教城上守護。繇自引部將各門提調。卻說。西門守將鍾繇弟鍾進。正在城頭上防禦。馬超直来城下大叫。若不獻門。老幼皆誅。鍾進也在城上辱罵。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来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立斬鍾進於馬下。原来龐德

獻計欲意退軍卻扮作打柴軍樵在百姓夥內入城內應德引十餘勇士左衝右突。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卻說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那有征南之意。遂喚曹洪。徐晃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並皆斬之。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兄弟性躁。誠恐悞

事。某當一徃。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隨後也起。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軍士中選有能言快語聲音響亮者。逐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厮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厮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十番毀罵。曹洪只要厮殺。徐晃苦苦當住。一過九日。當日在關上看待。西凉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

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卧。曹洪便敎備馬。點起三千精兵。殺下關來。徐晃恐怕有失。也領兵隨後趕來。西凉兵棄馬拋戈而走。洪得勝。迤邐追趕。徐晃急縱馬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殺來。曹洪徐晃急透關時。一棒鼓響。出律律山背後兩軍截住。左是馬超。右是龐悳。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隨後西凉兵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悳直殺過潼關。連

夜追殺敗軍。行不數里。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翻身直殺到關下。馬超救了龎德。搶上關來。據住。曹仁自回。於路接到兩程。迎着操軍。操知失了潼關。遂喚曹洪入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凉軍兵。無般不罵。因避之。後見彼軍懈怠。乘勢赶去。不想中賊姦計。操曰。曹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粮車。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

因此赶去。操大怒。喝斬曹洪。兩班文武。皆跪
而告曰。權且計罪。待後有功准罪。無功誅之。
曹洪服罪而退。操次日進兵。直扣潼關。曹仁
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
樹木。立起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
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西涼哨馬直到寨前。
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透關隘前去。正遇西
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圓。操出馬於門旗之前。
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一人手執

長鎗。生得面如傅粉。脣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上首者龐德。下首者馬岱。背後八員健將一字兒擺開。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與超曰。汝乃名將之子孫。何故背漢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吾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當活捉。生食賊肉。一騎馬一條鎗殺過陣來。當日勝負還是如何。下回便見分解

馬孟起渭橋六戰

時建安十六年。秋。七月下旬日。曹操自與馬超對陣。超挺鎗縱馬衝殺過來。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不三合。敗走。李通出迎。超奮神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于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凉子弟兵。抖擻精神。衝殺過來。操兵大敗。左右將佐皆敵不住。被馬超。庞悳。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乱軍中

只聽得西凉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了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就掣所佩劍斷其髯。軍中早有人將操割髯之事告於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之。即扯旗角包頸而逃。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愴惶脫錦袍。劍割髭髯應喪膽。馬超聲價盖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赶來。回頭視之。見

一人身穿白袍銀鎧。衆皆知是馬超。各自迯命。四散去了。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賊休走。飛馬趕來。操驚得馬鞭墮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個小將軍。大叫一聲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乱。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

恐被所算。因此棄了曹洪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赶。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折了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堅守。如乱動者斬。諸將曰。西凉之兵。甚是强壯。盡使長鎗。若非選前弩迎之。則不可當也。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

有長鎗。安能便剌於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來征戰。身當于先。今一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細作報來潼關馬超又添二萬力生兵。乃是羗胡部落前來助戰。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如之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之。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

徐晃進曰。令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関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是賊無謀也。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也。與汝精兵四千同朱靈去。逕襲河西。伏于山峪。待我渡河北。同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地去了。時建安十六年。秋。閏八月也。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欲暗渡渭河。

却說馬超與韓遂升帳。忽有人報來畫言其事。超曰。令操不攻潼關而使人准備船筏。欲渡河北。必遏吾之後也。吾知其意。當引一枝軍扣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二十日間。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最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

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襍兵在中。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踞胡床按劍坐于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胡床不動。按劍指約休閙。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

頭視之。馬超尾息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将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欲爭上船逃命。船小将翻。褚掣刀乱砍。傍船者盡折其手。倒於水中。急将船望下水棹去。許褚立于梢上。忙用木槹撑之。操伏在脚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将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以右手撑槹。用臂當箭。馬超箭

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舡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撑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柁搖撼。一手使棹撑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後人有詩曰

臂挽鞍轎護主身。手持棹楫在波津。若非許褚傾心救。孟德應爲泉下人史官亦曰若無許褚曹公必亡矣

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

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凉兵見之。都回身爭取。得其牛馬者。皆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遊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賀。隨後來者皆戰慄驚惶。含淚而拜曰。不曾侵犯貴躰耶。操大笑曰。今日我幾為小賊所困。衆皆愕然。操曰。若非他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

賊者誰也。一人荅曰。渭南縣令領兵官丁斐也。忽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來日必然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音永道。暫爲寨脚。賊若來時。兵陳於甬道外。立旌旗於內。却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土堋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操連夜教人安排地壕。却說馬超回見韓遂。

說幾乎捉住曹操。數內一將。以力負操下船。如此救護去了。不知何人也。遂曰。吾聞曹操帳前有一部將。名曰虎衛軍。選極精壯之人。兩人。領虎衛兵。已亡了一人。止有一人在。亡了者。陳留己吾人也。姓典。名韋。使雙鐵戟重八十斤。真操之虎將也。見存者。譙國人也。姓許。名褚。曾倒拔奔走之牛。人皆稱為虎癡。勇猛如虎而性癡故曰虎癡救操者多管是許褚也。如遇之切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名久矣。遂曰。今操

渡河。將襲我等關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勦除。超曰。吾始終只要拒住北岸。勿令兵渡河。此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悳爲先鋒。跟叔父前去。遂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已令衆將於甬道兩傍誘之。甬道乃墻垣之類也。龐悳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悳踴身一跳。立于平地。曹操掩殺。龐悳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時

韓遂已被困在垓心。厖悳正迎曹仁部將曹永。被厖悳一刀砍于馬下。奪其馬。反復殺開一條血路。殺出韓遂。投東南而走。背後曹兵正赶之間。馬超一軍接到。殺敗曹兵。復救出太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得折了將佐程銀。張横。陷坑內乱鎗搠死者。二百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于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軽騎去劫野營。操必走矣。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不可托人。

超自爲前部。令龐悳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折不多。欺我未立寨柵。必然來刼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䥽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衆將得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先使成宜引三十騎。離六里之地哨探。成宜見無人馬。徑入中軍。操軍見得西涼兵到。遂放䥽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斬之。馬超從背後與龐悳馬岱兵分三路。蜂擁

殺來。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許褚大戰馬孟起

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收兵屯於渭口。日夜分兵。前去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軍馬兩邊夾河。欲立營寨。旋伐樹木。立起寨柵。將粮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人暗報與馬超。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火種去燒操車。馬超。韓遂。互挾打旗。南北兩岸併力殺到寨

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爲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謀士荀攸曰。可取渭水中沙土。築作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聞之。差龐悳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遇九月盡間。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因此兩軍罷戰。却說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丈來

見丞相陳說方畧。操請入。看其人。上長下短。鶴骨松姿。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知丞相跨渭安營。久矣。何不乘時而謀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願賜教焉。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後。却驅兵潑水。比及天明。城可就矣。操大悟。拜謝子伯。欲留重賞。子伯竟不受而去。是夜

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平明。水沙凍緊。城牆已完。人報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得營寨。心中大喜。遂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後隨。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自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吾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何不早順歸降。不失封侯之位。馬超甚恨曹操。意欲突前

掄之。見操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而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者安在。不稱虎癡而稱虎侯者美稱也操答曰。吾有虎癡許褚。豈憚天下草寇耶。超大怒。許褚提刀大呼曰。吾乃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搜。超懼之。而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與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得名。後有詩曰

凜凜威風鎮九州。當年許褚果如彪。只因

孟起軍前見。天下從茲播虎侯

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超極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死戰。即時使人下戰書。云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在寨中與韓遂商議。忽接得戰書。超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癡。（不稱虎侯而稱虎癡者貶之也）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悳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共決一死戰。當日曹操在門

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與馬超大戰一百餘合。勝負未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俱換馬匹又出陣前。兩馬又鬬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雌雄。兩軍大駭。又鬬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被褚亦閃過。將鎗挾住。便棄刀。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

一聲響絕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乱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厖悳馬岱見操將乱出。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混殺一處。操兵大乱。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太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與韓遂曰。吾見惡戰者總不如許褚。真虎痴也。却說曹操料馬超自覺氣驕。可以行計。密使人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操於城上望見

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塞。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而回。遂引本部千百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只恐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追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乱軍中遥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逬星而走。曹兵大乱。

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無心追赶。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邊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生計策。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决。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韓遂馬超願割地請和。各無侵犯。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操而退。賈詡

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汝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次後用間諜計。令韓馬相疑。一鼓而可破也。操頓足而大喜曰。天下高見。必多相合。文和之謀。文和詡之表字吾心腹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吾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操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與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姦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分輪調兵。今日叔父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

叔向徐晃兩下隄備以防其詐遂依計所行早有人報與曹操操顧賈詡曰吾大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在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擺布戈戟十重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西凉之兵有不識操者皆出陣觀看前後重沓動以萬計操跨寶馬而出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對韓遂曰丞相謹請單騎會話

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常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京師皆青春年少。遨遊勝景。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耳。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轉背大笑。相談有一箇時辰。二人欣喜而別。各自歸寨。早有陣前一卒。來報馬超。

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公不言。吾何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却說曹操回寨。與賈詡曰。公知陣前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未足間二人為仇。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仇殺矣。操求其計。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馬孟起步戰五將

賈詡獻計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者。

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緊要處自相塗抹改易。然後實封與韓遂。還須大驚小怪。故意要馬超知。超必索書看。若看見上面緊要去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自改抹也。正應單馬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矣。却暗牢籠韓遂部下諸將。互相間謀。必擒超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紙。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差一姦細人送過寨去。多遣從人。欲使超知也。下了書自

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越猜遂。來韓遂處索書看。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様。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了字様。遂曰。曹公原來如此。超曰。豈有以草藁送與人耶。必是你怕我知詳細。先改了。遂曰。莫非曹公錯將草藁誤封了來。超曰。吾又不信。曹賊是個姦雄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汝何背我而向賊乎。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

殺便了。以顯我真心。超曰。若如此時吾方信
也。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
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
人到操寨前高叫。韓遂將軍請曹丞相攀話。
人報曹操。操喚曹洪分付。如此如此。洪得令。
引數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
馬上欠身而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
切莫有悞。言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鎗驟
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

休狐疑。我無歹心。馬超全然不信。恨怒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陵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他怎肯相讓。以其愚心。不如暗投曹公。名正言順。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乃弟兄。安忍為之。楊秋曰。馬騰造反。已遭誅戮。今主公甘為反臣之黨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即時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操大喜。許封韓遂

為西凉侯。楊秋爲西凉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辞。回見韓遂。備說重加官爵厚敬之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拘集各寨軍士。五將常懸刀劍侍立於側。遂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謀之。猶恐不能。衆皆持疑未决。操卻差各將。引輕騎於寨外巡探。早有人報與馬超。曰。韓遂已同五將結連曹操。欲謀將軍。超大怒。即與厖悳馬岱商議。各

准備壯馬。常帶鞍轡。隄防厮殺。忽一人又報。五將與韓遂。不時便謀將軍。超愈加忿怒。帶親隨五七人先行。龎悳馬岱爲後應。超步行入帳。果見各人與韓遂燈下說話。超竊聽之。楊秋曰。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拔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耶。衆皆大驚。超一劒望韓遂面門剁去。遂慌以手迎之。砍落左手。五將亦揮刀齊出。奔殺馬超。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遶混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

劒光明處。鮮血濺飛。早砍翻馬玩。四將猶敢不住。超奮威背砍。又剁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出。帳後兩把火起。超即上馬時。各寨兵皆起。龐悳馬岱皆至。至相混戰。寨四圍火起。超領一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龐悳馬岱。引百餘騎截于渭橋之上。天色微明。西涼部將李堪領一軍橋下過。超挺

鎗縱馬殺之。李堪拖鎗而走。背後于禁趕來。禁開弓要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乱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如飛蝗之急。超背後從騎一半下河。往來突殺五七番。兵厚不能出。虎衛軍看看趲上。漸漸危急。超於橋上大呼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尋路而出。暗弩極

多。射倒坐下馬。馬趂墮於地上。操軍逼合。鎗
刀近身。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来。為首兩員
大將乃厖悳馬岱也。救了馬趂。翻身殺條血
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聽知馬趂走脫。問有多
少人馬。一人荅曰。止有千餘軍士。操曰。諸多
將士無分曉夜。務要趕倒馬兒。如得首級者
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大將軍之次。衆將得
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趂人困馬乏。不能
停住。從騎漸漸皆散。步軍走不上者多被擒

之行不到十數程被操兵趕殺數陣超回顧時止剩得三十餘騎幷龐悳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曹操親自追至安定（地名）知馬超去遠方始收兵不追回到長安時荀彧請操班師回許都操得書下令衆將畢集時韓遂已無左手作殘疾之人操教就于長安歇馬受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後建安二十年五月韓遂被後槽所殺非是年身死）是時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

阜曰。馬超有韓信英布之勇。深得羌胡之心。令丞相若不勤捕杜絶。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田兵。操曰。吾本久住於此。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與孤保之。阜領諾。保韋康為涼州刺史。與阜領兵。共屯冀城。以防馬超。阜拜命。臨辭。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守據潼關。謂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

翊。地名而及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也。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皆守南。而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一甬道。築氷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先使閒諜。然後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添兵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也。今皆來聚作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離間也。兵多將累。一舉可滅之矣。吾故喜也。衆將拜謝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文武之力也。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軍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一人可為京兆尹。招諭流移民戶復業。操問何人。淵曰。乃馮翊高陵人

也。姓張名既字德容。操大喜。即命為京兆尹。
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
廓迎接。令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播揚漢中。
背動一人。乃沛國豐人也。姓張名魯字公祺。
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
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父張衡行之。一名修
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與黄巾張
角一班般張衡死。張魯行之。到此三輩。魯在漢中。

自號爲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爲鬼卒。爲首者。號爲祭酒。領衆多者。號爲治頭大祭酒。即萬戶侯之職務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去投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首說。與病者請禱之。人號爲姦令祭酒。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一通放於山頂。以奏於天。一通埋於地。以奏於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名爲三官手書。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以賂。盖義

舍。舍內飯米紫火肉食。許容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以受天誅。有境內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巴蜀之地。近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當年聞操劍履上殿。漢中百姓於地下掘得一玉璽。進與張魯。百姓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然來取漢中。百姓欲尊師君為漢寧

王。以拒曹操。巴西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馬超新敗。西凉之民。從子午谷地名奔入漢中者。數萬家。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叔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人報入川中。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子。焉字君郎。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官至

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大吏趙韙（韙音偉）等共保璋。因此為益州牧。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吏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魯欲動兵。龐羲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聽得張魯興兵。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張永年反難楊修

劉璋視之。出進言者。益州。成都人也。官帶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鑁音決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已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被滅之。南直抵于江漢。北直抵于幽燕。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公興兵去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豈敢望蜀中矣。璋曰。汝於建安十三

年冬。去荆州見曹公。甚不相待。汝猶恨之。今何故欲此行耶。松曰。曹公在荆州時。手下領百萬之衆。事猶蝟音位集。豈有閒暇待人耶。今在許都。文武各執乃事。松以利害說之。曹公必興兵矣。璋曰。汝且試言利害吾聽之。松曰。某聞說。起馬超有韓信黥布之勇。與丞相有殺父之讐。今雖暫時兵敗。久後必欲報讐。今漢中張魯兵精粮足。百姓尊之爲漢王。不久必然稱帝。稱帝則必侵犯中原矣。所欠者

惟大將耳。若馬超急欲報讐。必聚隴西之兵去投張魯。魯得超。是虎生翼矣。魯超共出。丞相何以當之。不如乘超未投之前。漢中無備。一鼓而可破矣。將此等利害之語。更有隨機利害而往說之。事不患不諧矣。今不早去。若張魯兵動。雖蘇張之辯。曹公亦不聽矣。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便發送張松赴許都。松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十騎。辭劉璋行。於路早有人入荊州。報知

孔明。此時孔明有意圖川。常使人入川探細。因此得信。知張松入許都。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聽消息。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下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操原来自西都回。傲睨物表。自謂得志。不以天下為念。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第三日。張松方通得姓名。左右侍從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立於前。操問松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答曰。為路

途賊寇生發。不能通進。操叱之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中有劉備。至少者帶甲十餘萬。縱橫無可當者。豈得為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乃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不會啓丞相意。一昧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然堦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

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慌問姓名。其人答曰。某乃弘農人也。太尉楊彪之子。司空楊震之孫。一門出六相三公。安平舉孝廉出身。見爲丞相門下郎中。掌內外倉庫主簿。姓楊。名修。字德祖。此人博學。言詞敏捷。智識過人。時年二十五歲。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平生有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相府之人。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修有心

將一席話來難張松。遂與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主公有命。豈言萬里之遙。雖赴湯蹈火。未敢辭也。修問蜀中地物如何。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里閭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最雄。莫可及也。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

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
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計。豈能盡
數也。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
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全備。忠義慨然
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
可以計。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
任。甚不稱職。敢問公處朝廷何官。修曰。見為
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明公世代簪纓。祖宗
相輔。何不立於廟堂而輔佐天子。今乃區區

作相府門下一吏乎。楊修聞之。滿面羞慚。強言而答曰。某雖位居下僚。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松笑曰。某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豈足以教誨足下。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耳。吾令汝觀之。呼左右於廚內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看至尾。遍觀一次。共一十三篇。皆用

兵之要法。松看畢而問曰。公以此為何等耶。修曰。此是曹丞相酌古準今體孫子十三篇所作。號曰孟德新書。汝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汝於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暗誦之。修曰。願聞一遍。松將孟德新書

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聽之大驚。遂下席而拜之。後有詩讚曰

古恠形容異。清高禮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膽量包西蜀。文章貫太虛。千經并萬論。一覽更無餘

楊修曰。公一覽無餘耳。二人相對大笑。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修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蜀使張松乎。操曰。容貌不堪。語言不遜。吾故慢之。

修曰。若以貌取人。恐失天下之士。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乎。操曰。禰衡文華播于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休言倒海翻江之辯。嘲風詠月之才。適來將丞相所撰孟德新書。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瓶瀉水。如此博聞強記。世之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暗誦。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歟。遂令扯碎其書燒之。批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板差矣今孫武子上有魏武帝注修曰。此人可

使面君。教見大國氣象。操曰。此人不知吾用兵耳。來日吾於西教場點軍。汝先引他來教見吾調遣。蜀中去說。待吾下了江南。收川未遲。修回。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于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戟參地。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散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前。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耶。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有以仁義

定天下之士。搽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怯之意。頗有藐視之心。楊修頻以目視松。搽與松曰。吾覷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非止能令人榮達。亦能使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也。搽曰。汝既能知吾用兵。何不畏服。松曰。丞相昔在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関將。割鬚棄袍於潼関。此皆無

敵於天下。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即推出斬之。楊修急諫曰。松雖可斬。奈何從蜀道而来入貢。恐傷蠻夷之心也。知者。謂此人口出不遜之言。不知者謂丞相嫌禮物之微。故斬来使。操怒氣未息。荀彧苦諫。操方免死。令乱棒打出。張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誰想如此慢人。我故辱之。来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怏怏空回。須被蜀中人取

笑。吾聞荆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怪由那條路田。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也。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荆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音穎州 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裝軟扮。馬道相迎。那員將問曰。来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員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問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也。雲曰。然。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

奉酒食。護送人夫。以衛回程。言罷軍士捧過酒食來。雲跪而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遠接。却又有那曹操傲慢我。遂與子龍飲了數盃。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舍。見門外兩邊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頭前施禮曰。奉主公劉玄德將命。為大夫遠涉風塵。遣關某灑掃驛庭。以待宿歇。松下馬。與雲長同入館舍相待。酒禮早已設畢。雲長子龍。再三謙

讓而後方坐。殷勤相勸。飲至更闌。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遠遠一簇人馬到。當中乃是大漢劉皇叔。左有卧龍。右有鳳雛。遥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遥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車馬片時。以敘渴仰之私。未知大夫肯容否。松大喜。遂上馬。皇叔等與張松並轡而入荆州。設宴管待。坐間只說閑話。並不提

起西川一事。亦不動問劉璋安樂否。并川中人品等項。席之所以言及者。松一一對答。也只等劉玄德開言。然後說之。玄德并孔明亦默然不題。松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便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女壻。故權且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公。漢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蟊音毛賊。以霸道居之。惟智者不

乎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豈敢望居高位而守城池乎。松曰。不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況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即帝位。亦不分外。玄德拱手惶恐而謝曰。如公所言。吾何敢當之。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題起川中之事。松辭去。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與松曰。甚荷大夫不外。肯留三日。今日

相別。不知何日聽教。潸然淚下。音山然張松自思。玄德有堯舜之風。安可舍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成吾願也。松遂言曰。松亦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矣。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而容身也。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人傑地靈。帶甲十萬。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也。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爲人不武。賞罰不明。號令不行。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于操。何期逆賊恣逞姦雄。欺君罔上。終爲漢朝大禍。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次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明公

若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明公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恩。備雖艱窘。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相攻之。恐天下人唾罵。松曰。明公知天時人事乎。若以人事而背天時。恐日月逝矣。大丈夫處世當以努力建功立業。着鞭在先。今若乘時不取。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得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

德曰。松感荷難盡。故獻此圖。上報明公知遇之恩也。但將此圖觀看。一日便知蜀中之道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濶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具載明白。松又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也。此二人必能相助矣。如二人到荆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緑水長存。他日相期。必當厚報。松曰。松遇仁義之主。不得不盡情告焉。豈敢望報乎。

二人相別。孔明龐統。皆拜於長亭之下。雲長等皆送數十里方回。張松望西川而去。玄德等自回荆州。卻說。張松回益州。先來見友人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議之。法正曰。吾料劉璋。非其主也。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有何疑焉。待吾鄉兄孟達同議。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

達入見。正與松大笑。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當也。三人撫背大笑。法正曰。汝明日見璋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荆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某有一謀。使張魯曹操。背不敢輕犯西川。璋又曰。如何解之。松曰。見居荆州的

劉皇叔。與主公同宗。加之本人仁慈寬厚。有長者之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賫書以結好之。使為外援。足可以拒曹操張魯。蜀中可安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送精兵數千。令玄德守禦。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然而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

一州郡巳屬他人矣。松大驚。言者是誰。下回便見。

龐統獻策取西川

進言者乃西閬中巴人也。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為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吾結好劉玄德為一家。汝何故出此言耶。權諫曰。某居西蜀。素知劉備久矣。斯人寬以待人。柔能尅剛。英雄莫敵。曹操尚自寒心。其餘何足論也。斯人遠得士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智謀。關張

英勇。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則劉備安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若聽其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若不聽其言。則主公有壘卵之危矣。張松昨日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蜀萬幸也。璋曰。若如此。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此是慢計也。璋不從。遂遣法

正使行。又一人阻而諫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而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疥癬之疾。劉備入川。是心腹之大患也。況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吳侯。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今召之。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乱道。玄德是我宗兄。他安肯有奪我基業之心也。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

正便行。後有詩曰

四海鯨吞百戰秋。堪嗟季玉少機謀。當時若聽黃王諫。安得西川屬那劉

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叅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拜手致書於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譽。蜀道崎嶇。未及賫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

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肯俯念宗族之親援以手足之義即日與師勦滅狂寇永為唇齒自有重酧書不盡言專候車騎建安十六年冬十二月宗弟璋再拜

奉書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玄德於筵上屏退左右與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為道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

已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異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鷦鷯尚存一枝。狡兎猶藏三穴。況吾人乎。且蜀中乃豐餘之地。非不欲之。柰劉季玉同一宗室。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令劉季玉不能用賢立事。剛無勇柔過弱。此業不久必屬他人矣。令付與將軍。此機會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兎先得之語乎。將軍欲之。其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倘便天助

實出公之所賜也。輒請少歇。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送法正歸館舍。玄德尚自沉吟間。龎統不退。笑而言曰。事有不決疑惑其心者愚人也。主公仁智高明。何太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言當復如何。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以爲可資大業。而王霸誠足成也。幸張松法正以爲内助。此天賜也。何必疑惑哉。其故笑之。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

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爲此不忍也。後史官看到這裏。作詩讚曰
累勸收川意已深。誰知玄德尚沉吟。不因小利忘仁義。便是當年堯舜心
龐統荅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乱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也。若拘執於禮。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用之。且兼弱攻昧。五伯之

常。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歷代以來。多以權變得天下。用仁義以守之。主公熟思焉。玄德拱手而謝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龎士元。黄忠。魏延前去。軍師可與雲長。盖德。子龍。守之。孔明應允了。次日。孔明總守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

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馬步兵五萬起程。臨行。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到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四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動以萬計。璋自出涪（音浮）城。親接玄德。即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

甲。並皆一新。主簿黃權忙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也。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之姦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大喝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權叩首碎破。流血滿面。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叱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黃公衡（公衡權之字也）直言不納。欲就死地耶。伏于堦前而諫。

璋視之。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失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黄公衡忠義之言。何不納之。若容劉備入川。是縱虎於山。將壇點蒸也。何能制之乎。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親而向疎也。再言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

妻子。不復與主公守関。諸將恃功驕傲。欲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于外。民變于内。必敗之道也。璋曰。如公之言。深于吾有益也。次日。上馬出榆橋門。前面人報。廣陵地名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持文。一手仗劒。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敎取所執諫文以觀之。其文曰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懇告而言曰。

昔古者。尭立敢諫之鼓。舜置誹謗之木。食

苦口之味。納逆耳之言。楚懷王會盟於武關。不聽屈原之言。因於秦邦。吳夫差約會於黃池。不納子胥之諫。誘於越國。今主公輕離大郡。與劉備見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沐回心。斬張松於市曹。絕劉備之盟約。則蜀之老幼萬萬幸矣。主公之基業萬幸矣。惟垂察焉

劉璋觀畢。大怒而言曰。吾與仁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

惜哉。自刎斷其索、撞死於地。後有詩曰

自古忠臣多喪亡。堪嗟王累諫劉璋。城門倒吊披肝膽。身死猶存姓字香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而來。後車乘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江。（音殿）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之厚。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之。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提老攜幼滿路觀瞻。焚香禮拜。玄德皆撫慰之。

忽張松遣心腹人見法正。正得書知其意。來見龐統。正曰。近張永年使密書到此。令於涪城相會。疾便可圖之。大事即定矣。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不可言。待二劉相見了。方進言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法正乃秘而不言矣。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講禮畢。備揮淚以訴漢朝宗族。筵散。各回寨中安歇。璋與衆官

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為外助。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此羽翼。當夜。脫所穿綠袍。并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璋對眾官喜而言曰。吾結好玄德。夜卧安矣。時手下將佐劉璝音頹泠苞音雹包乃川中名將此姓最稀春秋左傳內有周大夫泠州鳩張任。鄧賢。這一般兒蜀中文官武將曰。主公且休為喜。劉備心意難測。柔中有剛。難以度處。倘一時有變。未

可量也。璋笑曰。汝等皆心術之人也。吾兄豈
有外心哉。遂歸帳中而宿。卻說。玄德歸到寨
中。龐統入諫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
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真吾弟也。統曰。季玉
雖善。其劉璝張任等各抱不平。睨視主公。中
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
請劉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
人。主公擲盃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
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

玉是吾同宗骨肉。誠心待我。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矣。公之謀。雖霸者亦不爲也。如此。則不義矣統曰。非統所見如此。是法孝直得張松親書。所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可圖之。法正入見曰。其等非爲自已。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父之讐。其人必取也。今主公不可久住。當速圖之。切謂主公遠涉山川

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教其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師老財廢。不但如此。又恐機謀預洩。被他人所算。那時主公何處歸着。不如乘此天與之時。人歸之際而定其西川以立基業。誠有爲之時。不可失也。此時法正再三說玄德取蜀。未知玄德心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二終